

有人跟踪我

◎南宋著

八闽文丛 BA MIN WEN CONG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有人跟踪我

南宋 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人跟踪我/南宋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8. 8
(八闽文丛; 4/练建安, 邱德昌主编)
ISBN 978 - 7 - 80597 - 804 - 8

I. 有… II. 南…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3929 号

有人跟踪我

南 宋 著

责任编辑: 胡立昀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 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9 印张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597 - 804 - 8/I · 165

定 价: 268.00 元 (全套十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好得没有感觉

南宋

1995年12月一个北风怒吼的下午，我在冰天雪地的长春梦见了厦门，海浪、沙滩和棕榈树，美得跟天堂似的。1996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后如愿以偿地分到厦门工作，这座现实中的“海上花园”名不虚传，许多地方美得如同梦中所见。

都说厦门是养老的好地方，这座城市四季如春，海风轻吹，绿树成荫，繁花似锦，街道干净，住宅区安静，治安良好，这里公园多茶馆多书店多水果多海鲜多……如果你的腰包鼓一点，确实没有什么会与你为难了，你就尽情地享受生活吧。

如今，厦门的“温馨”名声在外，比如：为了一株百年榕树，一条笔直的城市主干道在修建时可以特意绕个弯；一只白鹭受伤了，会得到市民热情的救助；街头有人为非作歹，马上会有一大帮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外地来厦的朋友都说厦门人酒风好，不灌酒，而是一切随意，令人如沐春风……

其实，厦门还有“冷漠”的一面，比如：不少人“小岛意识”浓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个城市有这样一种人，靠着出租祖上留下的一些房产过活，平时泡茶打麻将，整个一废人；一些本

地人靠着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在单位混上一官半职，几年下来，除了当官其他什么也不会；有的人用电脑打一篇 800 字的现成稿子要花一个上午！我还从一位老前辈的嘴里听到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文革没有你们想像的那么可怕！”……

一些有想法没家累的年轻人在厦门呆不到两年就跑到广州深圳上海发展去了，10 年里，我认识的朋友就有不下 10 位这么干的，他（她）们当年可是满腔热情地奔着“海上花园”来的啊！可惜，这里是养老的地方却不是创业的地方，年轻人还不想也没条件现在就养老。事业上没有成就感，再好的风景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在厦门生活过的鲁迅对这座城市没有多少好感，他对风景不是很敏感，周围又是一些蝇营狗苟的人，老人家在这里呆得很难受。他本来还想在这里呆上两年，好好做一番学问呢，结果不到半年，就迫不及待地逃走了。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是在天堂里，一年到头看桃花红，即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这日子怕也是无聊的吧？这样的天堂不去也罢。

的确，对年轻人来说，不能如自己所愿地成就一番事业，再好的风景也是会看厌的。有了事业之后，风景才能为人锦上添花。

在厦门呆了多年，我对周围的风景已经麻木了。2000 年，这个城市大名鼎鼎的植物园出台一个新规定：本地市民可以凭身份证交 30 元办上一张年卡，凭年卡你可以在一年里随意出入植物园，而当时植物园的门票一张 20 元。办年卡无疑是大大地合算了，于是，这个城市的三四个办卡点前人满为患，我也赶潮流为自己办了一张年卡。

然而，就在那张年卡即将失效的前两天，我才想起这档事。于是，我放下手中的工作，特意去了一趟植物园，在这座聂卫平曾经赞不绝口的园里例行公事地浏览了一刻钟。这张年卡，我只让它发挥了一次作用，细究下来，我还亏了 10 元钱呢！

非常奇怪的是，绝大部分厦门人到外地出差或旅行归来，

总要感叹一句，“不出去不知道厦门的好！”我过去对这个观点深以为然。厦门的空气质量之好一直令我非常自豪，直至 2002 年 5 月我去了一趟武夷山，在浓密的森林里走了一遭，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空气，那是一种可以把人的五脏六腑洗得干干净净的气体！回到厦门，我第一次对呼吸了 7 年的厦门空气缺乏信心，因为我闻到了十分浓重的海腥味，甚至有些呛人。在事实面前，我想我还是保持沉默吧。谦虚使人进步，这是一个硬道理。厦门人再谦虚一些，这座城市才会从里到外都光彩照人。

可以理解，我对厦门是既爱又恨。几年前，一位大学老师想调到厦门，问我的看法，我鼓励他来，在一封长达 3000 字的信中，我把厦门狠狠地夸了一通，只是提醒一句，风景和气候好得没话说，只是让人闹心的人哪里都有！我这位老师最终还是来了，呆了一两年，果然遇到我提醒他的事。所以，我说，假如厦门人的心胸再开阔些，这座城市就堪称完美了。于是，在厦门生活了 12 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厦门写一本书，希望通过这些虚虚实实的事情，让人大吃一惊，让人击掌相庆，充分体会厦门的喜与忧，有所警醒，有所作为，为了“海上花园”更加迷人。

本书名为小说，人物和故事多多少少有点现实的影子，亦真亦幻。厦门是一座美得有些虚幻的城市，我希望以小说的方式传达出这座城市的“亦真亦幻”！

书中的大部分小说在杂志上发表过，向《厦门文学》、《福建文学》、《新海湾》和《厦门文艺》表示衷心感谢，感谢编发小说的诸位编辑：王永盛、泓莹、朱鹭琦、黄哲真、练建安、卢建端和曾纪鑫。

感谢一直鼓励我的好友黄绍坚、何况、老茂、高和、可泉和罗琳，感谢从经济到精神给我巨大支持的父亲宋宗元、母亲曾桂治及妹妹宋慧群，感谢我的妻女及岳父岳母。

感谢主编练建安，加盟《八闽文丛》是我的荣幸，我有找到文学家园之感。

亦真亦幻的风花雪月

——南宋印象记

罗琳

一个人一生若有一两样可以矢志钟情的东西，那是多么幸福。对于南宋，写作与阅读便是。他生活中所有的风花雪月都与此有关，也最终回到了这里。他写青少年时期的《雕刻时光》和最新作品《有人跟踪我》都是他现实生活的出口与回归。

南宋性格耿直，每每遇到看到听到不平之事，往往气愤难耐，当然他已渐渐少了年少的气盛（这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也只能和我们，几个好朋友牢骚一通，或者是——他最后总会说——“我还可以写小说嘛。”

这句话是自嘲，也有一点得意，所以在我听来既幸福又有辛酸的味道。幸福便是如上所说的钟情而来的幸福。辛酸便是如他一介嗜书如命的书生，时常会在世俗社会里碰壁，最后只有用写作来支撑一切。他把生活中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感都虚构到他小说里。他有一句口头禅是——“写吧。”

犹记得接过他那一本题着“罗琳一笑”的《雕刻时光》的情景——这是他平生写的第一本小说，却因此让他找到他生活着

的终极意义，“我 25 岁的时候在当记者，整天为采访疲于奔命，关注的都是别人的事，根本没时间关心自己。我担心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感觉会变得迟钝，我害怕的就是有朝一日我有时间关心自己了，却无法写出新鲜而真实的我。于是，当 30 岁来临的时候，我给自己放了两个月的假，坐在电脑前，敲下关心自己的第一个字。随着对自己内心挖掘的深入，我欣喜地发现我还能写出新鲜而真实的我。回忆往事，等于再活一次。重新抚摸往事，我变得很宽容，变得很有耐心。回不去的童年、紧张的高考、纯洁的恋情以及伤感的校园，我平心静气地抚摸他们，发现平静的生活中竟然藏着那么多迷人的风景。”——只从这一点上看，他便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人。

《雕刻时光》里那些怀旧的、带着淡淡感伤却又温暖的故事打动了许多同龄人，也打动了今天还在校园象牙塔里的青春少年。《雕刻时光》在网上连载，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2003 年度十大校园小说”之一。这些正印证了南宋的写作初衷——“我以为，在今天，写作是向二三知己的倾诉，如果一不小心唤起了许多朋友的共鸣，那就是写作者无上的荣光。”

《雕刻时光》把校园里值得怀念的时光细细雕琢描摹了一番，“怀旧”是它的主色调。但一个作家不能永远只沉湎在怀旧的情绪里，更应该活在当下，对社会现状对身边诸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价值取向。因此我更喜欢读到的是南宋收入《有人跟踪我》的新作，城市角落夜半的一场火灾，围观的人参与救火的人就呈现出了社会百态。一个与现实生活互相不容的人，世情冷漠，种种经历在南宋看似平淡的笔下却掀起悲哀的波澜……如果说《雕刻时光》是南宋写作生涯的起点，那么这之后他的作品或许才使他真正把握住写作的方向。我相信这将如一支瞄准了靶心的箭，加速度是它前进的惟一方式——对于一个视写作为生活重心的作家来说，这样的把握无疑值得关注他的人

为他高兴。

再没有其他事情能剥夺掉南宋在阅读与写作上投射的注意力。虽然他见我对电影极之狂热，也去找了几部来看。听我聊音乐，也恳请我帮他买些 CD——这个要求还是拿他钟爱的作家余华来当典范的。最后他也没能喜新厌旧，依然对他的所爱忠贞不二。

我们去咖啡馆，他必点一壶水果茶，酸甜的口味，那是女孩们爱喝的美容养颜饮品，这让我笑话了很久，也让那家常去的咖啡馆的服务生记住了我们。以至于后来他每次与我同去咖啡馆，都自我调侃，你别笑啊，我还要点水果茶。

南宋每周必去几回书店。除了写作之外，谈起他的女儿也是眉飞色舞，一个标准好父亲的模样。没料到，南宋唱歌还有两下子。第一次我们去 KTV 玩，他让我们都大吃一惊。自从他学会发手机短信后，与我之间的一百条短信里就有九十条是“报告”他的写作速度和读书情况的，弄得游手好闲的我十分有压力，并也只能自叹不如。

南宋还是个十分纯真与理想化的人，我时常笑话他的书呆气，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对身边人与事的复杂迂回，他往往要事后才恍然大悟，“你说的对……”

与南宋深交，是因为他“掌勺”的读书版面。我时常在他的管辖地上骗点稿费。在厦门，我们几个有个小小的圈子。一个大学教授、翻译家，一个文学杂志编辑，两个报纸编辑，一个自由撰稿人。定期找个地方吃吃喝喝，关系单纯得让人没有负担。也在这样的相交中，彼此见出了真性情。南宋又出新书，于我们都是喜事，免不了到时候的一顿好吃好喝。他嘱我写一篇印象记，就算为了那庆贺的一顿我也不会拒绝。虽然事先我也推辞过说自己这么寂寂无名，劝他去找个名家来写。他还是坚持，我也就应承了，以好朋友的身份来写这篇印象记。有许多人说厦门是

个逼仄小城,只适合生活不适合创业。然而对于一个能不管不顾外界扰攘的作家来说,只要可以安静地读书写作,书中笔下天地自博大眼界亦宽广。无论如何,希望南宋能够一直写下去。因为他是真正为写作而活的人。

目 录

第一篇	恍惚	1
第二篇	有人跟踪我	33
第三篇	我为棋狂	68
第四篇	虚拟访谈	113
第五篇	需要跑这么远吗?	127
第六篇	导师之死	144
第七篇	食火者	163
第八篇	旋转木马	173
第九篇	牙疼不是病	181
第十篇	虚惊一场	196
第十一篇	清泉加水站	212
第十二篇	一小时零九分的旅行	228
第十三篇	鼓浪屿之旅	236
第十四篇	拖拉机	262
代后记	你们来了,你们又走了	268

恍 惚

引 子

本报讯(记者 林海)12月19日,为期三天的老木作品研讨会圆满地落下帷幕,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位评论家、作家和诗人欢聚一堂,就老木的新作《绝望》作品进行多方面的研讨。厦门十位有影响的作家应邀与会。

据了解:新时期以来,樟县涌现出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和诗人,尤其是老木的小说,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曾被誉为中国走得最远的先锋作家。创作转型后的老木,以哲学家的思考和诗人的激情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樟县完稿的中篇小说《征程》,真实地描写了革命战争时期樟县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近年来,老木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施洗》、《凝视》和《绝望》,再次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老木热潮。

为了更好地理解老木的作品,会后,评论家和作家们兴致勃

勃地参观了当地的古民居，欣赏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

第一部

出发

会议结束，我们该回家了。

出发之前，车上的座位是这样安排的：第一排从左到右依次为苏天、夏季雨和我；第二排从左到右为朱一鸣、叶子敬和黄毅；第三排从左到右为汪一飞、华明和雪米。上海赶来的郑宁被请到领导的位子上——副驾驶座，由于“僧多粥少”，杨平被安排在驾驶员与郑宁之间。

按照座位顺序，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场的人物。第一排：苏天，著名女诗人；夏季雨，《海涛》杂志的女编辑；我，大名林海，《晨报》编辑；第二排：朱一鸣，大学教授，评论家；叶子敬，大学副教授，评论家；黄毅，散文家；第三排：汪一飞，《海涛》男编辑；华明，小说家；雪米，翻译家；前台：郑宁，著名评论家；杨平，评论家。

隆重推荐：华明。

华明在 40 岁的时候突然辞职写作，其时，他的身份是一家效益极佳的中外合资企业的中层干部（是公司高层的备选干部之一），月收入 1 万多元；写了两年，仅仅两年，一部长篇小说杀青并在上海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长篇小说在如此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这在厦门的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华明平时深居简出，写累了就一个人外出旅行，极少在文学聚会上露面，长年的企业工作使他厌倦了与人打交道。这一次华明愿意推门而出，完全是因为老木的关系。

老木是华明有限的几位文学偶像之一。华明比老木大三

岁,同一所大学毕业,对老木作品里的痛苦与快乐感同身受。他是逢老木的作品必读,同时还从网络上关注老木写作之外的一举一动。华明笑着说,我的辞职,老木要负一大半责任!正是老木的辞职,华明才开始“悚然一惊”,对过去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省,结论是,他必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面对内心真实、虽贫穷但快活的生活。

本次研讨会,华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与老木握手,并与这位“精神导师”合影留念。

会议期间,华明精神焕发,逮着人就大谈文学。他对我的建议是:写作时应该脱光衣裤,那时,无牵无挂,灵感泉涌。

失 踪

“师傅,停一下车,我要方便一下。”华明说,他从后排的座位上“噌”地站起来,弓着腰急匆匆地奔向车门,车门一开,他跳下车子,一会儿就溜得没影儿了。这时,车子刚刚开了两小时。

我们一致认为华明吃脏东西吃坏肚子,下车是为了大大地方便一下。诗人苏天回过头笑着说:“林海,矿泉水还是要买名牌吧?比如:娃哈哈,乐百氏……你刚才在加油站买的什么‘清泉’牌,肯定就是用山上的泉水直接炮制的。”

没等我反应过来,后排的散文家黄毅抢着说:“也可能是苏诗人刚才买的饼干有问题。”

“不可能,我买的可是大名鼎鼎的‘旺仔’饼干!”

“那也难说,现在假冒伪劣产品多着呢!”

两分钟过去了,华明还没回来,我们分析这小子可能拉稀拉伤了!车上太闷,大家决定下车透透气。下了车,我这才看清,左侧是山,右侧是河。这一段的路一看就知道疏于管理,路面撒落着一层沙土,起风时尘土飞扬,显得很脏。幸好右边是河,可

以消化部分的沙土。河离路面有十来米高，岸边长着浓密的灌木。河滩上的情形略有差异，有些地方是平坦的泥地，有些地方则是沙石地。后者只能用来观赏，前者则有好事者利用起来，种植香蕉。我们车子停靠处正前方就是一片丰收在望的香蕉林，林地平坦、干爽，倒是乘凉的好去处。

我笑着对汪一飞说：“华明这小子真是的，放着这块宝地不用，偏往灌木丛里钻！在香蕉林拉多好，一边‘出口’，一边‘进口’，两不耽误！”小汪乐得哈哈大笑，笑完了说：“华明这人太认真了。这几天大家混得这么熟，有什么放不开的，再说了，大家都是奔四十的人了，还会感到害羞吗？”

5分钟过去了，华明没回来；10分钟过去了，华明仍然没回来。我感到有几分内疚：可别真是我买的杂牌矿泉水出问题了。这年头，做人真难啊。好心可能办坏事，早知道就让大家的喉咙一直冒烟下去！

观察了一下前方的道路，我认为刚才车子停的不是地方：我们正处在一个拐弯的地方。经过的车辆看见我们都得放慢车速，个别漫不经心的司机甚至离我们20米才踩紧刹车，险象环生。华明偏偏在这个地点“急不可耐”起来，我们有别的选择吗？

15分钟过去了，华明依然踪影全无。这时，一辆桑塔纳轿车在我们面前停下了，跳下一个帅气的小伙子，他着急地问：“你们车上是不是下来一个人？”

我点点头。

“刚才有个人突然从山崖一侧跑起来，横穿公路，几乎擦着我们的车子，快速从路边跳进河里！”小伙子紧张得小脸煞白。

我感到头皮发麻。

小汪说：“吃早饭时，华明朝我哭过。他说夏编辑硬让他写一篇最新长篇的故事梗概，说是杂志要用。他认为长篇还要修改几遍，不想写，小夏又催得紧，他觉得很委屈，就哭了。”

我说：“嗨，这事你怎么不早说？”

我和小汪赶紧顺着小伙子所指的方向跑了过去，不时回头问那小伙：“从这里跳的吗？”

“不是。”

直至我们来到小伙子认可的地方。我们朝灌木丛大喊：“华明，华明！”没有人回答。

“赶快报警吧！”小伙子在我们身后嚷了一句。

“操，警察又不是万能的，等他们赶来了，说不定我们的朋友早没命了！我们还是自己先动手吧。”我对小汪说。

灌木丛长得虽然茂盛，仔细辨别的话，还是可以看到几条若有若无的道路的。我和小汪跳进灌木丛，用手小心翼翼地拨开带刺的灌木，潜行了十来米，来到宽阔的河滩上。冬天的水很瘦小，且远在十米之外，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华明成为“水鬼”的机会为零。那么，他会不会被灌木丛下的利石割得头破血流呢？这次研讨会，《海涛》杂志社是承办单位之一，厦门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是小汪他们召集的，万一有人伤亡，责任可就大了。

小汪向右方扯开喉咙喊道：“华明，华明，华明——”

我则向左方扯开喉咙喊道：“华明，华明，华明——”

无人应答：莫非真要出人命？这叫什么事啊！刚才大家还在斗嘴说笑，其乐融融，转眼间就愁云密布。这人生也忒无常了吧？

小汪和我一起冲着左方大吼：“华明，华明，华明——”

奇迹出现了！前方某一处的灌木丛里传出微弱的声音：“我在这呢！太累了，歇一下。”当然是华明的声音，这声音我曾经集中听了三个小时，不会搞错的。

小汪和我相视一笑，顺着声音的方向，拨开灌木丛，踩着利石，像兔子似的一蹦一跳，终于找到了华明！华明侧卧在一堆灌木丛里，几株繁茂的灌木此刻已被肥硕的他压平了。他脸色蜡黄，眼睛紧闭，身体软乎乎地往四面八方摊开，一副精疲

力竭的样子。

小汪前跨一步，试图把华明抬起来了。华明梦游一般地说：“太累了太累了，躺一会儿。”我示意小汪按华明的意思办，让他躺一会儿。

小汪着急地说：“你没经验，这种情况不能躺，一躺下去说不定就永远起不来了！”

我于是走上前来。小汪的双手往华明的腋下一插，我则把华明的双腿往怀中一抱，我们的用意很明显：将华明抬上公路。我们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气，对华明的体重则判断有误。150多斤（又是摊软的不肯合作的肉体）对两个文弱书生来说显然过于沉重了！路面倾斜得厉害，还有两米的高度需要我们攀登。抬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我们换了个运法：小汪将华明扶正，让华明趴在我的背上，我试着将华明背上公路。嗯，我背着肥胖的华明，竟然能够缓缓地移动一两步了。

我正在为攀上两米高的路沿而发愁时，陡然间发现背上的压力大大减轻了。我扭头一看，华明竟然自己站直了，而且能够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了。我大喜过望。

到了路沿前，我和小汪踩倒几株灌木以增加高度，这时，杨平从路边赶了过来，小杨在上面拉，我们在下面推，150多斤的华明终于平安地抵达公路路面。

“你们都坐会儿。”华明带头坐在公路边，热情地招呼着，他的双脚还在路沿石上晃荡。这么脏的路面我们哪敢坐？再说，现在要紧的是赶紧回到车上去。我和小汪一左一右架起华明的胳膊，让他离河边远点，万一他一头扎下去，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

没想到华明身体后仰，干脆躺在公路上。他像喝醉了似的双眼微闭，嘴里低声叫唤着：“太累了太累了！”我朝小汪使了一个眼色，用右手的食指指了指脑袋，暗示我们的朋友进入暂时